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四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二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四

人部五十三　鑒誡

鑒誡三

詩魏繁欽遠戍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同盟既文既武郁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垢各竟其心為國藩輔闇闇衎衎非法不語可否相濟闕則云補　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

和其光蘧瑗貴可懐　應璩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隤自蟻隙腠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焦爛為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儻不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鷄跖鷄跖食不已齊王為肥澤

晉嵇紹贈石崇詩曰人生禀五常中和為至德嗜欲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為萬物惑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内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豎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

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沖默茹芝味醴泉何為昏酒色　增陸機君子行曰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氷豈惡寒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唐杜甫述古詩曰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又有感詩曰洛

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閒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杜牧留誨曹師等詩曰萬物有好醜各一姿狀分惟人即不爾學與不學論學非探其華要自撥其根孝友與誠實而不忘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以慶吾門　李商隱詠史詩曰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何須琥珀方為枕豈得珍珠始是車運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熏曲終古

蒼梧哭翠華

增賦後漢班彪北征賦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伸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原魏文帝戒盈賦序曰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曰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顧羣士之箴規博

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為階行德安而保身妄為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温恭而不虧云顏冉之遭命怪禍福之參差夫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復戚乎何為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胥以長三郤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增晉潘岳為長安令作西征

賦述所歷美惡勸戒焉其畧曰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薄之陋質納旌弓于鉉台讚庶績于帝室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三黜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于漢庭疇一姓之或在無危明以安位衹居逼以示專陷逆亂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茍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濳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迈陋吾人之拘孿飄萍浮而蓬轉

原賛晉戴逵三復賛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識鑒迶昏驕滛彌太心與慎乖理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內人力攻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為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賴若然者雖翠幄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嘗之　周庾信周公伯禽賛曰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風謡北山有梓南山有喬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原箴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

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靜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觀猗歟哲人勿謂斯難　增唐李德裕丹扆六箴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隂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

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晏遊尚不懐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宫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馬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筒布則毁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鶩沉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凌霄作宫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瑱是謂塞

聰　辨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
明漢之孝昭睿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
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曰天子之孝
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
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飧斯可
戒懼　宋陳彭年大寶箴曰二儀之内最靈者人生民
之中至大者君民亦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
仁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茍能慮末

乃可防閑知人則哲視遠則聦葑菲罔捨杞梓乃充不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唯金在沙忠言致益豈讓膏粱六藝為樂寧後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吝湯所以王　程頤視聽言動箴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于前其中則遷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彛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熹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西以東不南

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叅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原訓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䗒託乎多士言之不䗒絶之由已無曰莫傳宣於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纎芥是興　增唐柳

玭家訓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争指矣所以脩已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予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弟為基恭默為本畏怯為務勤儉為法居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而後可以言養人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

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蓍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夫名門舊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亦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

原誡漢東方朔誡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

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後漢鄭玄戒子曰宿業衰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春秋觀省野物何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求為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念耶　高義方清誡曰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福祿以全其壽年飲酒

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煙滌蕩棄穢累飄邈任自然退脩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心剪思慮泰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　魏王肅家誡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為歡樂也過則為患不可不慎是故賔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

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況於人乎為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為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王昶家誡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躭寵之臣茍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仗劒建策光濟大漢辭

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吳陸景誡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

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搆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晉李充起居誡曰溫良恭儉仲尼所以為貴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謂守慎為拘忝退懼為怯弱不遜以為勇無禮以為達異乎吾所聞也　嵇康家誡曰人無志非

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在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熠無結秀之效終年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

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 增唐姚崇冰壺誡曰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内懐冰清外涵玉潤君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徹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剥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以

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貞與其濁冨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飛恭致冰嗟爾有位禄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柳玭脩戒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竒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爾豈於汝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與禍相隨女不敢復言數月女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

歎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為賈
相餗門人最密賈蒼頭頗張威福馮名而勗之未浹旬
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黄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
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竒貨為
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赫勢之
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
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
墻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

戒數端　宋司馬光戒子曰吾本寒家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敝以矯俗干名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肴

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昔李文靖公為相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歎曰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

諫官真宗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來遲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肴故就酒家之觴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既久不能

頡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德之共也奢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取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

元廉希憲戒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已謂

臯䕫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

原誥宋顏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明之德也猒滋旨而識空嗛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比髮膚於草石方手足如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其濫惠誡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嫌或疑心誡亦難分動容竊鈇束裝盜金又何足論也火合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

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而不汙其身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毁而不能使無堅苟非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

原銘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已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

之徒老氏誡剛強在涅貴不緇曖曖内含光硜硜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茍有恒久久自芬芳　魏卞蘭座右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艶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增宋張載東銘曰戲

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心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之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則不智孰甚焉

原書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

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髙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　梁簡文帝誡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元

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斲玉為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為弓為箕不無因矣抑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童奏不知爝火為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已道在則尊　徐勉與子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

已成立桃李茂密松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層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岑叢薄不無糾紛之興雖云人外城闕密邇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和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曰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范縝與王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

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增宋畢仲游與司馬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説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説而百不行今遂廢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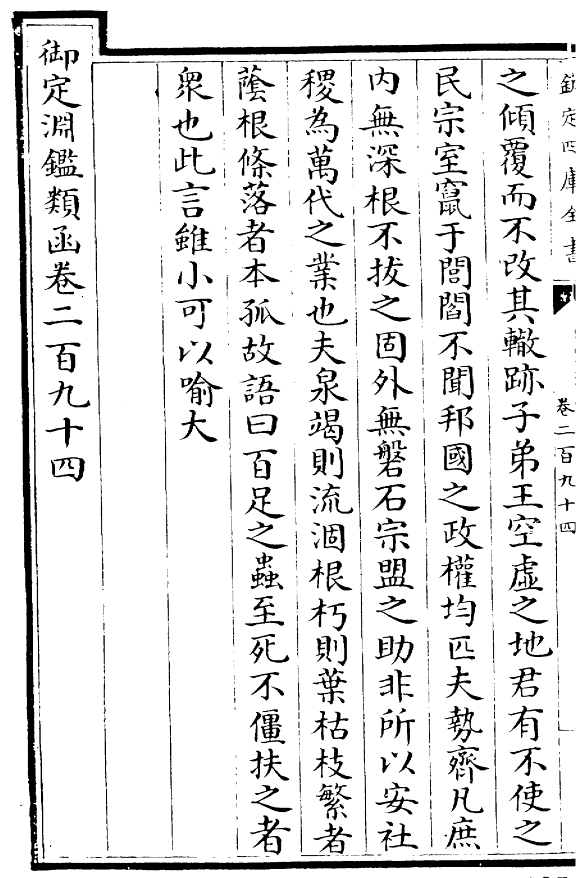
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財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以此救獘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明唐順之與楊繼盛書曰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世間洪

愬全軀保禄之士聞風縮頸羞媿不暇埶事之志則然而才足濟之然竊有少致愛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且夫直前太鋭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於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債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耳

原論晉潘尼安身論曰盖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憂患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袁宏去

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為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惟懼不任惟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增魏曹冏六代論曰大魏之興於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



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内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五

人部五十四 諷

諷一

原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過於外 又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白虎通曰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諷

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興詩賦以見乎詞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以遷於善也　增史記滑稽傳曰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諷二

原說苑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谷以臣名之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為以

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牸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以臣為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駒者乎　列子曰晉文公欲伐衞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歎之也公乃止　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

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衆圖財不仁且君人者寛恵慈衆身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斬竹之囚

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數之云云詳馬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而問曰古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公離席曰縱之

罪在寡人　增經濟類編曰景公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玩物衣以文繡鳧鴈食以菽粟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　又曰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宅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公曰可得

閭歟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毁壞辟法裂絶世祀此忘其身者也公愀然變色曰善

原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帝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

左傳曰魏獻子為政梗陽人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閻沒汝寛欲諫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

魏子曰三歎何也對曰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詳食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公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阪羣臣皆偏禓推車而虎會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為臣而侮其主其罪

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君雖聞為臣侮主之罪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鬬夫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為鬬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國語曰晉平公射鴳使豎襄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唐叔射鴳不得是揚吾君之恥速殺之無令遠聞君忸怩

乃赦之　新序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翟璜趨而出次任痤痤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璜　禮記曰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

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説苑曰吴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云云王曰善哉乃罷兵詳雀

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祥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

十八羣臣大悅　史記曰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困往見優孟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行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笑莊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對曰請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來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為楚相叔敖盡忠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子以四百戶奉其祀　又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易為漆耳難為蔭室二世

笑而止　又曰東武侯母嘗養漢武帝號大乳母乳母家子孫橫暴徙邊乳母當辭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徙乳母　又曰田叔相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笞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　東方朔傳曰人有殺上林鹿者武帝

下有司殺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使天下以陛下為重鹿賤人㓙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上默然遂赦之

增漢書曰王式字翁思為昌邑王師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

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魏志曰賈詡字文和初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嘗屏人問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耳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曰辛毗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

為之希出　原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詳酒

世說曰桓玄好獵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桓道恭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用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痛也玄自此少差　增經濟類編曰北漢大昌文獻公劉殷為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

羣臣出殷獨留為聰數暢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顔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　又曰唐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高祖顧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為樂高祖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為耶高祖曰

御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為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宫鹿臺非興王之所為故也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蔽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宫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之　唐書曰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油衣若為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為之當不漏帝悦其直　又曰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孰視

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毁觀　又曰太宗在翠微宫以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緯太子詹事　又曰崔日用為吏部尚書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　經濟類編曰明皇千秋節羣臣

皆獻寳鏡張九齡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乃述前世興廢之原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録上之

賜書褒美　又曰裴諝為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

請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榷酤利歲出納幾何諝久不對

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

百里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

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宋史曰吕蒙正嘗燈夕侍宴太宗語之曰五代之際生

靈彫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攬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乗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又曰張洞試開封進士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　宋史紀事曰英宗初立疾甚舉措或改常度左右多不悅

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及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又曰徽宗時宦官漸盛豐稷為御史中丞懷唐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若為不聞者讀畢乃止

金史曰世宗嘗問恩敬曰朕欲脩熙宗實録卿嘗為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内外皆得人風雨

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槩也何必餘事上大悦世宗喜立事故其儆諫如此　又曰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為始皇乎事遂寢　又曰世宗欲立元妃為后以問石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詞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揺矣世宗悟而止　又曰章宗嘗問漢高帝光武

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徒單鎰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沉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於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鎰以元妃李氏隆寵過盛故微諫云　元史曰廉希憲疾世祖詔徵揚州名醫視之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　又曰盧世榮以貨利得幸以錙銖掊克為功乃建議曰我立

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
言者董文用陽問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
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
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
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
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
刻剥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圖謂坐中
曰董尚書要不虛食俸禄者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

一言折聚歛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世榮竟以是得罪　又曰庫庫知經筵順帝即位之後剪除權奸思更治化庫庫日勸帝務學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為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而後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於經筵誦說左右錯愕有嫉之之色　明紀事本末曰憲宗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恒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諷諫風一日丑作醉者酗酒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

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云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越也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

諷三

原抒情　寤意　班固賦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抑亦雅頌之亞也

漢書車千秋無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

箴規

補察 並白帖

增吳筠微言 崔琦激刺 唐書吳筠字貞節隱南陽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 後漢書崔琦以文章著梁冀慕其才折節之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諷冀怒曰君何激刺之深耶

景伯諫官 鄴侯小友 唐書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潛確類書李鄴侯泌七歲時召至都張九齡尤獎愛之常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

世南規諷 虞集從容 唐書虞世南雖容貌懦愞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

所補益　元史虞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

陳恕不進

公權無言

宋史真宗即位陳恕為戶部侍郎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上嘉之　唐書文宗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因舉袂曰此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惟柳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為之股慄

進醫箴

獻酒誥

唐書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柳公綽進太醫箴以諷　元史蕭𣁽字維斗讀書隱南山者二十年徵拜太子諭德扶疾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

誦舞詞

引御序

宋史太宗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參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

遜起曰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又蔡卞之黨薛昂林自之毀司馬光通鑑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

郇謨三十字　伯雄一卷書

唐書大歷間元載秉政有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笥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獻上以一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笥貯尸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　金史海陵乙夜問楊伯雄以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誼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歷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為也海陵為之改容

霍光傳不可不讀　漢高帝為何如人

宋史寇準出陝張詠適自成都罷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人物志滕達道字元發微時為范文正公館客常私就狹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造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元發大醉入門長揖問范讀何書曰漢書問漢高帝為何如人范逡巡走入

學善走　買脫空

人物志張觷字柔直閩縣人蔡京延為子弟師京子弟貴倨觷曰若曹學善走否諸生問故曰天下事而翁壞盡矣旦夕亂且作賊必先至而家何不學善走好逃去諸生大駭告京京就請計觷勸京亟引正人因薦楊時可大用然已晚矣　事文類聚宋隆興初有胡昉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未數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曰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不可畏適閒人伯卿在座末曰也買脫空胡默然

易于腰笏　清臣題詩

唐書

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春遊索民牽挽易于腰笏引船朴驚問對曰百姓春耕且蠶不可役唯令無事可任其勞朴大慙疾驅去 人物志宋李清臣少負才名一日往謁韓琦其姪言叔方睡客且去清臣因題詩於壁曰公子乘閑卧碧𢢽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候曾說當年吐哺無琦見之驚曰吾志此人久矣竟為東床之選

原智在圖危 直惟惡訐並白帖 出入諷議朝夕論思 臨食興歎閻沒言小人之心 飲酒流涕晏子為大臺之役上見諷二 晏子春秋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餒者鄉有焉公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役寡人將罷之 忠而謀國既三思而後行 敏以悟君亦一言以為智 君心有寤

冀擇善而從之　臣節貴忠終惡訐為直者

諷四

原舍肉 左傳鄭伯克段于鄢遂寘姜氏于城頴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頴考叔為頴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

刺今 白帖陳古以刺今

增終之以正 後漢書邊讓作章華賦多豔麗之詞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

仕宦捷徑 唐書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狥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

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井禁月明 五代史李茂貞居岐為岐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内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天何言哉 宋史真宗時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孫奭言於帝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遠倿人 事文類聚王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王平甫吹笛於内荆公遣人喻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應聲曰願相公遠倿人惠卿深銜之

留題齋壁 人物志宋張伯麟字慶符以明經入太學秦檜主和議百執事相戒以言伯麟覩時事憤之留題齋壁云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檜聞之下獄捶楚流吉陽軍

不忘規戒 金史海陵登瑞雲樓納凉命楊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炎歊到清凉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為人臣當如是矣

治道貴

靜　又海陵銑於求治楊伯雄為右補闕修起居注海陵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為非靜邪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

應制規諷　元史閻復字子高至元間王磐薦為翰林應奉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章寓規諷意世祖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

移置鎮紙　彙苑明耿通為都給事中一日成祖覽奏牘鎮紙金獅鼓側將墜通趨進移置案中上謂曰幾危哉通曰古人安不忘危況敢忽視其墜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況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擢通大理寺卿

不盡有常　明紀事本末孝宗召問劉大夏曰徵斂俱有常何至今而言民窮財盡也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月

何患無貞齊　又王守仁提督江西致仕侍郎李士實素與宸

濠通一日守仁見宸濠舉宴士實亦在坐宸濠因言上政事闕失外示愁歎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吕宸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吕守仁曰有伊吕何患無夷齊

納桑婦見聞録明武宗南巡至南都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時汪應軫以給事斥知泗州上言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儻蒙納之宫中俾受蠶事實於治化有裨事遂寢

但水寛耳又明屠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惶遽求解於夫人夫人笑謂買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哂曰但水寛耳僕以此獲免

諷五

原詩漢韋孟諷諫詩序曰孟為楚元王傅又傅子夷王

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勲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絶我邦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睠南顧授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静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娱犬馬悠悠是放是驅所

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圄是恢唯諛是信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魏應璩百一詩曰年歳在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為飲無為待來兹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及宫墻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徴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晋趙整諷諫詩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又詩曰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内實有赤心　又諫歌曰不見

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增遼文妃蕭氏作歌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姦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　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劒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

原賦楚荀況賦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

異鄉列星隕墜旦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藏公正無私見謂縱横志愛公私重樓疏堂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詘約敖暴擅强天下幽險怨失世殃龜龍為蝘蜓鴟梟為鳳皇比干見剖孔子居匡昭昭乎其智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晦盲也璿玉瑶琳不知珮也雜布與綿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謀也嫫母力父莫知喜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譖之於王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行僕飢馬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户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為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為秋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為臣歌曰内怵惕兮

徂玉牀横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黄泉　又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可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玄洲釣又焉足為大王言乎善鈎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鍼其餌非螾也王曰顧遂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鈎禄利為餌四海為池萬民為

魚其釣道微矣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釣未可見也宋玉曰其釣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朝矣羣生浸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鉤可謂善矣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絶餌墜鉤決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　晉陸機豪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

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候微飈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茍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末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

仰瞪盼謂足以誇世笑古人之末工忘已事之已拙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豈不謬哉故聊賦焉賦曰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當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璅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葺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僭日罔中而弗昃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

止趨歸蕃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託浮雲以邁志豈咎悉之能集擠為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及

增唐張九齡謝白羽扇賦曰當時而用任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凉豈無紈素彩畫文章復有脩竹剖析毫芒提攜密邇摇動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與竊恩於聖后且見持於未央伊昔皋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肅肅鳥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

奪終感恩於篋中　蕭穎士伐櫻桃樹賦曰天寶八載予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參廣陵太府軍事寓居於紫極宮之道學館廟庭之右有大櫻桃樹高累數尋條暢薈蔚攅柯比葉擁蔽風景中外斯隔予實惡之懼寇盜窺窬因是為資遂命伐焉聊託興茲賦以儆夫在位者爾賦曰古人有言芳蘭當門不得不鉏眷茲櫻之攸止亦在物之宜除觀其體異脩直材非棟榦外陰森以茂密中紛錯以交亂先羣卉以効謟望嚴霜以彫换長廊霞

截高殿雲褰實吾君聿脩祖德論道設教之筵宜乎蒔以芬馥樹以貞堅松篠桂檜苣若蘭荃猗且美其在茲爾何德而居焉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而自庇汨羣林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雖先寢之式薦豈和羹之正味每俯臨乎蕭墻姦回得而窺覬於是命尋斧伐盤根𡨋葉剝攢柯焚朝光無蔭夕鳥不喧肅肅明明曠蕩堦軒

此賦諷李林甫也

宋楊億君可思賦曰若夫晬穆東房徯望清光定心服物偉量包荒耿求賢兮不及慎乃憲而惟

康寘之近署采其寸長遇忠見察浸潤無傷丁寧一札在宥三章動羣倫之聳羨昌丹心之弭忘盛憲多憂長卿沈疾退迹東岡之陂舉首長安之日色變愁鬢謠消病骨周田食粟聊强飯於數升江徑誅茅姑却埽於一室豈不念悲哀作主眹敢思君羈心蘖苦别緒絲棼岷山一壓幸天織之接畛成周五世庶宰樹以參雲

原論魏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

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為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為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鶪鶪然故俗憎之若其為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

烏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鵩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巢於吴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吴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吴楚之民不易情也為之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荅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悵不善也得蠨者莫不訓而放之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為

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增唐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其略曰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五

謹案卷二百九十五第四頁前七行而虎會擔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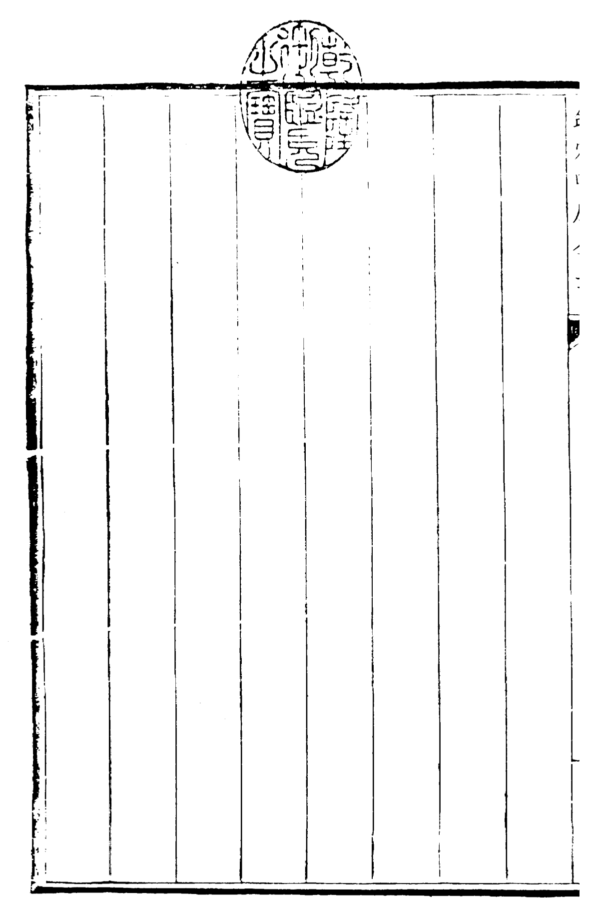
行歌刋本虎訛唐據新序改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禄利為餌刋本禄利訛利人

據宋玉釣賦改

第二十一頁後一行其釣道微矣刋本矣訛也據

宋玉釣賦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周元

謄録監生臣蔣瞻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　七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

人部五十五 諫

諫一

尚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又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禮記曰為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

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又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恱則復諫　孔子曰事君逺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白虎通曰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闚諫者禮也視君顔色不恱且却恱而復前以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

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為君不避喪身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云云詳一諷說苑曰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

諫

原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

地馬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又曰宋華父督以郜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郜鼎在廟彰孰甚焉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

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　又曰晉師為楚所敗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逸禮曰衛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

於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遽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斂於民

而為鐘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　又曰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為遽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田即日歸　說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

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非害治國家而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吕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

不亦難乎王曰善　又曰楚莊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内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令君内寵無乃太盛與王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宫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悦　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入諫曰昔虞不用宫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殺關

龍逄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是諫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為兄弟廢層臺罷民　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諫其君者有諫即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入諫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曰吾鼓鐘不暇何諫之聽縱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手

右抽佩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縱爲相　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以碁子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惕懼公扶伏氣息不續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公

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呂氏春秋曰越饑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讐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吳饑請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差為禽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

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幃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灞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

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一揺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　漢書曰郅都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漢武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

下欲誰與為治乎　漢書曰薛廣德敢直言諫諍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禄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

可睹矣　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偽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臣聞翫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即愛寵偏於一人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一作鞅　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廻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東觀漢記曰張湛為光

祿大夫數諫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送獄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能直諫文帝踐祚為侍中帝欲

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吳志曰孫權既為吳王懽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

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内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　增經濟類編曰宋明帝以故第為湘宫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為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帝謂曰卿至湘宫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帝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

無異容又帝好圍碁碁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碁抗假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悟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帝雖怒甚以愿王國舊臣每優容之　又曰北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嘗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

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得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為忠乎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

佐我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
乃拜允中書令　又曰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
善回人主意每犯顔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
太宗亦為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太宗曰人言陛下
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太宗笑曰初
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
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又曰
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

讐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堯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拘而不受臣何敢數

犯顔色乎　太平御覽曰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年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組纂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為然　經濟類編曰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絶陛下降恩旨假慈顔凝旒以

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彙苑曰韓休峭直於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玄宗嘗獵苑中或大張樂所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已而疏輙至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為相陛下無一日歡何不逐之帝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且蕭嵩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唐書曰陸贄勸德宗於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又諫者不容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

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退而上疏極言不可帝頗采納
又曰憲宗初李絳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
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
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經
濟類編曰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
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
得矣如陛下何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
上變色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

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戇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横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

是　唐書曰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餱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　又曰劉棲楚敬宗時為右拾遺敬宗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棲楚極諫頟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棲楚捧首立帝

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請死於此有詔慰諭乃出　太平御覽曰文宗時魏謩為起居舍人紫宸入謝召誡之曰事有不當亟須論奏謩曰臣頃為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不敢越職踰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　又曰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　經濟類編曰宣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為之止上樂聞規諫凡

諫官論事門下封駮茍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又曰宋真宗時寇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

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為可大用遂命為樞密副使　宋史曰真宗嘗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茍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誇時賣直邪悉命焚之　宋史

紀事曰真宗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賛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兖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　又曰仁宗廢皇后郭氏敕臺諫章奏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范仲淹御史蔣堂等詣垂拱殿伏奏殿門闔不為通道輔扣環大呼呂夷簡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仲淹於外　宋史曰何郯為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仁宗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

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　又曰唐介劾宰相除擬張堯佐兼四使并言文彥博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詔讀畢貶春州别駕改英州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　經濟類編曰仁宗時孫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

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恱耳目者豔冶之色宸禁書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名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書奏再責永州酒務　宋史紀事曰翰林學士范鎮言孔文仲對策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不聽鎮以言不用乞致仕復極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

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姧任老臣為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又曰鄭俠以言事得罪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　又曰哲宗初政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

禁過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或
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
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
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
言則入六事矣　經濟類編曰哲宗劉妃多材藝有盛
寵既搆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等相結請妃正位中
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鄒浩以
數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乃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

而孟后廢今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旣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黙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　又曰孝宗時劉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帝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

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　又曰知南康軍朱熹䟽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賔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

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宋史紀事曰光宗久不朝重華宫百官力請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等上疏極言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官侍衞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

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　金史曰陳規字正叔貞祐時為監察御史宣宗嘗名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且戒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呂壽孫問曰曾令陳規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宮中大小事不敢為外人言況親被聖訓乎上因歎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

重凡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云　元史曰僧格當國引用黨與鉤考天下錢穀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徹爾乃於帝前具陳僧格姦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左右批其頰徹爾辯愈力且曰臣與僧格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茍畏聖怒而不敢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帝悟命帥羽林籍僧格家按誅之　又曰布呼密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僧格

言能用己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布呼密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説帝不聽及世榮以罪被誅帝語之曰朕殊愧卿　又曰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鄂爾根薩里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

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　經濟類編曰元武宗時阿實克布哈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糵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實克布哈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

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　又曰元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鰲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珠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廷宫掖之嚴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　元史曰英宗從容謂拜珠曰朕思

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為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珠頓首曰臣等敢不竭忠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帝嘉納之　又曰帝嘗謂拜珠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時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遥訓導葉居升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患小

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況有明詔
乎乃上言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
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書奏逮問瘐死獄中
又曰洪武十年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
又曰仁宗時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過激呂震等交奏
其沽名上頗厭之因免謙朝參楊士奇進曰四方朝覲
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傳之於遠將謂朝廷不能容
直言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

待譙如初　又曰宣宗征高煦旋師駐驆獻縣陳山勸
上移師彰德襲執趙王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
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為辭又謂蹇義夏
原吉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
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
蹇義以士奇言白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　獻徵
錄曰鍾同為御史景帝時積陰晦求直言同上章言父
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皇

儲未建國本無依太上皇於皇上友愛甚周上皇之子兄弟之子猶子也伏惟擇日行禮復其儲位天下幸甚帝不懌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儲言有旨鞫訊蔓辭連及並下錦衣獄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先議及儲事至是以考績來上憤其言下獄被杖左右曰皆鍾同倡論乃封大杖入狴杖至百同死獄中　明紀

事本末曰天順間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奪民田且言怙寵擅權之罪上顧徐有貞李賢曰御

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也吉祥在旁慚懼盛怒欲罪之
上不許　又曰孝宗時王恕爲吏部尚書遇事敢言時
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茍未得其當雖
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
皆未行乎　又曰孝宗名大學士劉健等議日講事上
曰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過爲隱
覆不盡雖日進講亦何益乎且先生輩與翰林諸官是
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

官無復敢言者矣上曰然　又曰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內指外戚壽寧侯尤切至疏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於上前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旣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徑批夢陽復職一日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外議如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至德如天地上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張氏指外戚猶言張家也左右謂其語涉

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
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
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
司擬罪也大夏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又曰武宗初内侍劉瑾與其黨八人為狗馬鷹犬歌舞
角觝以娛帝瑾尤獪黠漸用事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
對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
内侍章下閣閣下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

死爭去瑾輩易耳文捋鬚昂肩毅然曰是也即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乃囑夢陽具疏草曰毋文文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請將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高鳳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閹大懼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奸閣議持章不肯下諸閹已窘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齎諸閣議一日三至健等卒持不下明日命諸大臣入傳諭

曰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侍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寛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敢出一語韓文曰今海内民窮盜起天變日增羣小輒導上游宴無度荒棄萬幾文等備員卿佐何忍無言是日諸閹益窘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又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待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泄之瑾瑾等八人遂夜趨上前環跪哭曰害瑾等者岳

也於是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丘聚等分據要任瑾傳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為各上疏求去文等皆罷斥瑾矯詔以劉健謝遷韓文等皆為奸黨榜於朝堂　又曰武宗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敕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且云萬一宗藩中援祖訓指此為言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為名陛

下之左右與臣等又何以自解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挺劒起曰不草制茲此劒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劒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　又曰正德十四年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人情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

闕下疏先後入上大怒下黄鞏陸震等六人錦衣獄命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俱廷杖遷謫有差杖死者十有餘人車駕竟不出　又曰世宗興獻議主張璁桂萼之説伯孝宗而考興獻名百官至左順門敕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春退草疏達旦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於是希周率郎中余才江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

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為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於是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為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

之於是羣臣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命司禮監諭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至午帝怒命收繫諸為首者豐熙張翀等八人于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悉逮繫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創卒者凡十九人　又曰嘉靖四十四年户部主事海瑞上言陛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

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為薄於夫婦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孑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理之所無斷可見已民熙物洽薰為泰和陛下性中真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疏上帝大怒命逮繫下鎮撫司

諫三

原后聖 臣直上詳諫一　漢書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諫諍上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君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橋

當車 扣馬尚書洪範五行傳昌邑王賀為帝天陰七日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行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　崔鴻前秦錄苻堅如鄴狩於西山伶人王洛扣馬而諫乃止

汙輪 折檻上詳前　漢書成帝時朱雲上疏求見公卿在前雲曰願賜上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因指言張禹上大怒曰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逆耳 拂心並詳諫二

三

責五失　晏子春秋景公遊大阜望齊國曰嗚呼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太公長有齊國公不悅無幾梁丘據乘六馬公曰據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公作色無幾公使禳彗星晏子曰天教也若受諫賢聖彗星將亡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位屏而泣曰昔夫子一日三責我今孰責寡人乎　王隱晉書齊王冏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王安不慮危耽於酒色其失一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今則不然其失二四夷交侵不以為念其失三與義人勞窮苦不聞賑救之令其失四又與義兵論功未息其失五冏曰孤不能以致五闕君無子則不聞其過

斷鞅　攬轡　上詳諫二　段龜龍西涼記呂纂馳騁遊獵或馬奔溝壍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控馬諫曰陛下宜憶袁盎攬轡之言

犯顏　逆意　後漢書姚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爭　魏志明帝時衛顗上疏曰順顏者愛所由

生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皆順顏而避逆意

屏几　迴輿　崔鴻前涼錄張駿讌羣僚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尊親犯令則令不行矣駿屏几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過矣　後漢書帝嘗出䠁期免冠頓首車前曰古今之戒變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迴輿而還

七人　一士　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　史記商君傳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伏蒲　削藁　漢書元帝欲廢太子史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泣諫注以青規地曰青蒲　魏志陳羣前後密諫得失每上封輒削藁人多識其然後乃知之

刃斬　兵臨　左傳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注以巳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　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

遂自

則也 補袞闕 詩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

識履聲 漢書鄭崇爲尚書僕射數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面折 漢書陳平謂王陵曰面折廷爭我不如君安劉氏宗廟君不如我

頭軔 後漢書光武嘗欲出遊申屠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注軔謂以頭止車輪也

無隱 勿欺 禮事君有犯無隱

下見論語

輔台德 格君心 書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注台我也 下見孟子

造辟 規王 穀梁傳古者造辟而言詭辭而出 詩序沔水規宣王也

危言危行 上見論語

啟心沃心 書啟乃心沃朕心

不容則失 有益則爲 易君不容則失臣臣不容則失身 禮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

稽于衆 逆于

心書稽于衆舍己從人　又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諫無訕**　**余違汝弼**上見禮下見書　**止妾為妻**　**以規為瑱**國語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弃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諡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于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慭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蒲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　**傳言**　**獻藝**左傳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箴諫

規誨 上並見

列士獻詩　庶人傳語

國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旅賁之規　瞽御之箴

國語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增懇悃　謇正

唐書高祖獵親格虎褚亮懇悃致諫帝納其言　後漢書韋彪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

沉

容　鯁切　唐書李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縉紳儒者事公勳德何希是哉晟斂容曰司馬失辭矣晟任兼宰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於人　事文類聚宋蕭燧字照鄰遷諫議大夫入謝孝宗曰御論議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卹仇怨故制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

碎衣　隱柱　經濟類編宋徽宗時童貫與黄經臣用事陳禾上書言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他日陛下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内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　通鑑隋煬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但患漸近

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帝不悅而罷

遂良還笏　元亮置笏 唐書高宗將廢王皇后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聽乃置笏殿階曰還陛下笏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崔元亮清慎介特太和時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望鄭注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人服其不撓

設諫鼓　請諫紙 唐書吳兢疏云堯設諫鼓　事文類聚白居易與元稹書云僕為諫官月請諫紙

殿上虎　朝陽鳳 人物志宋劉安世字器之哲宗時歷臺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面折廷諍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流汗縮頸目之曰殿上虎　獻徵錄明林俊初授刑部員外郎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

進得被殊眷發内帑數十萬營建大鎮國永昌寺俊上疏極論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激烈憲宗怒俊自知必死尋下詔獄對益厲謫姚州判官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作一語俊直聲振海内人比之鳳鳴朝陽云

惜臺綱　論諫職元史文宗時臺臣嘗奏除目文宗以筆塗一人姓名而綴將作院官閭閭之名臺臣言閭閭為人詼諧惟可任教坊司若以居風紀則臺綱埽地矣文宗乃止　宋史理宗時洪咨夔召入因論臺諫失職有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未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深銜之

介亦好異　浩不知幾事文類聚慶歴中余靖歐陽修王素蔡襄為諫官力引石介時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

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經濟類編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鄒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以諫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晝度夜思 身退言行

唐書元和時李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獻徵錄明陳讓字原禮為御史肅皇帝嗣統迎興獻太后入張太后仍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郤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搆証張鶴齡兄弟有逆謀詞連宮禁諸司不敢出一語讓捕東山下獄

究其罪東山度不可脫令其黨告變且誣讓為張氏羽翼併下獄讓從獄中上疏謂陛下有帝舜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公言暴秦遷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鞫東山所奏無驗併其黨伏誅讓得還職已而興獻后登遐廷議遷興獻帝合葬天壽讓以藩王不宜入祔皇陵乃借堪輿說顯陵氣脉不可泄請以衮帔交葬便上初覽奏怒甚投疏於地少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還之議而執政從旁擠公竟賜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已行矣

面折廷諍　愛君憂國

元史　竇默

于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　太宗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糵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烏爾圖薩哈勒者耶敕近臣進酒三鍾而止烏爾圖薩哈勒者蓋國語長髯人也

汲黯之戇　陸贄之鋭

漢書

武帝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唐書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鋭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原進救其惡　彌縫其闕　並白帖

夙夜在公　日月獻納　一言興邦　三進及霤左傳晉靈公不君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霤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

直能寤主　仁有殺身　獻可替否

治煩去惑　開諫諍之道　闢忠黨之門　况當不諱之朝　宜勵勿欺之節　將表効於公忠　豈敢辭於

戮辱　既非言遜之朝　詎有身危之慮　居常不能寤主　臨難徒欲愛身　辭親策名則將身許　危君陷惡何以臣為　讜言嘉謀匡其不及　繩愆糾繆格其非心　思紓國之難惟有盡忠　奮振主之威如何無罪　在於交友猶忠告而道之　矧伊君臣實惡訐為直者　盡忠守死誠謂殺身之仁　非罪陷刑是重納君之惡　殷人守死雖曰比干之賢　魯史正名終書泄治之罪（上詳殷本紀　下詳春秋）　增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並經濟類編愛其忤以拔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　黄帝立靈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　唐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通鑑前編黄帝始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　堯治天下五十載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　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漢書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　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常同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

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愼夫人乃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於是上說入語愼夫人賜盎金五十斤人豕謂戚夫人也

口給者事或非信　辭屈者理或未窮

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　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麄疎公孫弘封平津侯詳漢書下詳吳志

言路開則忠言讜論得以上達而化理成　言路閉則奸諛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隳並獻徵録

城門閉言路開　城門開言路閉宋靖康時事詳宋史紀事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